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風月夢 第六回 陸文華議謀妓女 吳穎士約聚青樓

話說翠雲聽賈銘說代月香做媒，便說道：「承老爺們抬愛，求之不得，那有推辭之理。但是一件，月相公尚未梳妝，他雖無父母，他叔叔想在他身上發一注大財，所以耽擱到今。既是陸老爺喜歡他，相應先結個幹線頭，慢慢同他叔叔商議，再為恭喜罷。」賈銘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就叫月香與陸書兩人吃了個清和合杯，結了線頭。眾人各吃一杯賀喜，彼此又猜了幾拳。翠雲、翠琴各唱了兩個小曲，月香又唱了一隻《裊晴絲》。酒闌席散，吳珍又吃煙。陸書、月香加倍綢繆。大眾催著吳珍將煙吃畢，一同下樓。翠雲們送至樓窗口，伏在欄杆上。月香叮囑陸書明日早些來，陸書連聲答應。那跟來的小廝已將火把點了，引路出了進玉樓，進了天凝門，到四岔路口分路各散，約定明早仍在教場方來茶館取齊。

陸書回到姑爹家中，在書房內坐下，心中想著：月香人品標緻，舉止風流。我到揚州原是要買小的，今見如此尤物，何能捨此另尋？但他身落煙花，有這人品技藝，諒必身價甚鉅。

朋日且同賈大哥們商議，定要設法成全，方遂心願。胡思亂想，睡在牀上翻來覆去，一夜未曾安眠。

到了次日清晨，趕忙起來，洗漱已畢，帶著小喜子來到方來茶館。這見賈銘、吳珍、魏璧早已到了，陸書向魏璧道過謝，又與眾人見禮，入座吃茶。見袁猷同了一個約年二十歲的人，身穿布服布鞋布襪，走進茶館，回到席前。眾人立起身來招呼。

袁猷同眾人見了禮，又向那少年人道：「兄弟，這四位都是我拜過的弟兄，你過來見禮。」那少年臉漲得通紅，向眾人作了揖。賈銘們忙問此位何人，袁猷道：「這是舍表弟，昨日到寒舍來的。」眾人連忙還禮，邀請入座。跑堂的泡了兩碗茶來。眾人請問這少年人姓名住居。那少年答道：「我姓穆，名竺，小時候上書房，先生代我起了個號，叫穆偶仁。住在霍家橋南首。」指著袁猷道：「他是我的表兄，我是他的表弟。我因為娶親，我家爹爹叫我上揚州買些零碎東西。昨日來了，就住在表兄家裡。」眾人聽他說了這一番，知他是居鄉老實人，就不同他深談。

吳珍道：「今日奉屈賈大哥同三位兄弟，請在九巷強大家敞相好那裡永日一聚，務望賞光。」賈銘、袁猷、魏璧聽了，欣然應允。陸書原欲請大眾到進玉樓去，見眾人都允了吳珍，不便再說，也就答應。向賈銘道：「小弟有件心事奉申，小弟在家娶親三載，並未生育。家君因小弟雁行失序，望孫甚殷，命弟到揚，一則探視姑母，二則覓個小星回去。昨日月香尚屬處女，弟欲將他拔出煙花，帶回家下，以慰家君之望。此事仰賴大哥、諸哥弟善為小弟圖之，倘能事成，感佩深矣。」賈銘聽了這話，望著大眾道：「愚兄昨日之言，可為先見矣。」吳珍道：「若是此事能成，真是佳人得配才子，亦天地間一大快事也。大哥必須盡力為陸賢弟圖之。」賈銘道：「但凡吃相飯的人，家中必為奇貨。況月香有此色技，尚未破瓜，正是搖錢寶樹，非得重資，何能輕易放手？昨日翠雲之言，可想而知。」

在愚兄看來，陸兄弟不必性急，先以薄餌買其月香歡心。陸兄弟如此美品青年，月香安能無意？待等兩情和洽，月香心有所歸，聞彼只有一叔，陸賢弟破費二三百金，愚弟兄四人在月香耳畔再為撮合，何患不成！」眾人齊聲道：「好！」

用過早點，袁猷向穆竺道：「賢弟，請到寒舍去罷，愚兄今日有點小事，不能奉陪了。」穆竺立起身來便走，被吳珍拉住，向袁猷道：「賢弟，不是做哥哥的怪你，既是你的令親，我們就不好巴結？請去聚聚何妨？」袁猷道：「二哥，你不曉得，這些地方不便與他回去。」吳珍執意不肯，關照了茶錢，拉著穆竺，邀著眾人出了茶館後門。走賢良街轉向北柳巷，到了天壽庵南山尖，下坡走到河邊，過了擺渡，走倒城到了九巷一個人家。

吳珍邀請眾人進了大門，見是三間廳房，後面住宅廂房共有五六個房間。眾人進內，早有底下人招呼，請到東面一間房內。只見湘簾翠幔，繡被綿衾，擺設精雅。坐牆掛了四幅美人畫條，有一副綠蠟箋對聯，上寫著：

桂樹臨風香愈遠

林花映日色偏嬌上款寫「桂林校書清玩」，下款是「護花仙史書」。眾人才進了房，見有一個女妓，約有十八九歲，挽了發髻，尚未洗臉，兩道細眉，一對水汪汪的秋波。穿了一件白洋布外托肩大鑲大滾小褂。加了一件綠大呢面外托肩花邊滾銀紅綢裡薄絮背心。

大紅洋縐夾套褲，青興〔布〕褲褲，係了一條玉色洋縐花邊滾褲帶。有兩個銀響瓶大紅順袋，須拖在半邊。尚未穿裙，有四寸大的腳。白水縐布襪套，鵝黃緞倩三藍滿幫花木頭底的鞋子鞞在腳上，尚未繫鞋帶。手腕上帶了一副銀鈕絲鐲。其人雖不標緻，丰韻甚是宜人。坐在坐梳桌椅上，不知何故，默默無言。

見了他們六人進了房來，連忙立起身來迎接道：「五位老爺請坐。」袁猷口快，便道：「我們六人同來，因何請叫五位？想必是吳二哥的貴相知了。」吳珍笑而不答。袁猷道：「還未請教吳二嫂芳名。」吳珍道：「他叫桂林。」這桂相公一一請問過客人的姓，早有老媽獻茶裝煙已畢。桂林吩咐老媽開燈與吳珍吃煙，又向吳珍道：「你這幾日總不到這裡來，我著人日日奉請，貴步難移。今日什麼風吹到我們這小地方來走走？」

吳珍指著陸書道：「這陸兄弟初到揚州，這兩日陪他玩玩，所以未到這裡。」桂林道：「你的鬼話頗多。此刻我要洗臉，沒有工夫，回來等沒人在這裡，再同你算賬！」忙喊老媽取水淨面。

又見房外來了兩個女妓進房。一個約年二十三歲，梳的蘇塌子的髻，拴了一根綠骨頭兩頭忙簪子，並未戴花。圓圓的臉，兩道彎彎的眉，一對雙箍子眼睛。臉上有幾個淺白細麻子，討喜不生厭。深深的兩個酒窩，一嘴白牙。兩耳戴了一副黃不黃白不白的環子，套著一副料玉圈。穿了一件舊白興兒布玉色縐絲鑲滾外托肩小褂。加了一件舊蘇藍布面白布裡背心。係了一條元（玄）色洋布裙，露出一雙舊玉色洋縐套褲。不到四寸一雙小腳，穿了一雙白布襪套。洋藍布白絨倩的蝴蝶穿花木頭底的鞋子，直底周根，係了一雙藕色洋縐鞋帶。手腕上並未戴鐲。其人雖是布服，素妝雅淨，並無煙花俗態。那一個年在二十左右，也是蘇塌子髻，拴了一根燒金簪，面前拴了一根燒金雙如意，插了兩柄玫瑰花，刷著劉海箍。鵝蛋臉，細眉圓眼，焦牙齒。耳戴燒金點翠九鬆亭銀環，套著白玉三套夾板圈。瘦苗條身材。穿一件漂白綢機元（玄）色縐絲鑲滾外托肩小褂，加了一件玉色洋縐面外托肩元（玄）緞大鑲大滾銀紅綢裡夾背心。束著一條元（玄）色洋縐百褶裙，銀紅洋縐套褲。有五寸大些腳。白水縐布襪套。白洋縐繡五採花木頭底鞋子，訂著一團和氣銀鞋鼻，大紅洋縐鞋帶。手腕上帶著裡方外圓洋響銀鐲。

兩人走進房來，齊聲道：「五位老爺，一位姐夫。」就在房門那邊椅上坐下，請問過賈銘、袁猷、陸書、魏璧、穆竺姓氏住居事業。賈銘道：「還未請問二位芳名、年歲、住居。」

那穿蘇藍布背心的道：「草字鳳林，癡長念二。本是揚州人，自幼到清江，今回揚州尚未半月。」那穿玉色洋縐背心的道：「賤字巧雲，今年十六歲，是鹽城人。」

正說之間，聽得房外響瓶叮噹，又走進一個女妓，約年十六八歲。梳的元寶髻，戴著金簪、金如意，斜插了一根燒金點翠丹鳳朝陽耳挖，玫瑰花箍，帶了兩柄玫瑰花，又斜插了兩柄玫瑰花。圓胖臉，刷著虎爪，柳眉杏眼，貼了兩張瑤瑯銀膏藥。

胖胖身材，穿了一件銀紅興布元（玄）色縐絲大鑲大滾外托肩小褂，加了一件福紫大呢面外托肩花邊滾玉色板裡夾背心。

束著一條五色洋縐月宮裙，大紅洋縐套褲。兩個金響瓶，大紅順袋，須拖在短裙子旁邊。有四寸半腳，白洋布襪套，銀紅緞倩三藍滿幫花木頭底鞋子，蝙蝠銀鞋鼻，大紅洋縐鞋帶。手腕上帶著鑲金八寶疊金絲玳瑁鐲，左手四指帶了一個赤金桶箍式戒指。走進房來，滿面堆歡，請叫了一聲：「五位老爺！」就走到牀邊坐下，向吳珍道：「吳大，你這幾日不來，把我家桂姐姐都想壞了。前日有人在這裡告訴，說是你又在個地方做下未完來了。」吳珍道：「罷了，他適才已經哇咕過了，不要你這紅相公來灌隔壁米湯了。」眾人聽了，都笑起來了，請問這位相公芳名、年歲、住處。只見他答道：「草字雙林，今年十八歲，敝地鹽城。」

說畢，那先來的鳳林、巧雲立起身來道：「五位老爺、一位姐夫請坐坐。」都出房去了。吳珍吃了幾口煙，向桂林道：「將三子喊來。」桂林叫老媽到外面去喊三子。只見外面走進一個二十餘歲的男子，垂手站在房門裡，請叫過諸位老爺。吳珍向穆竺道：「適才這幾位相公，足下歡喜那一位，回來好陪你。」穆竺臉漲得通紅，並不噴聲。吳珍向三子將眼睛擠了一擠道：「穆老爺不開口，想必是你家這幾個相公總不如意，你到別處帶一個好的來陪穆老爺。你再到藏經院進玉樓去請月香相公，說是陸老爺在這裡呢。」

陸書道：「二哥不必去接。」吳珍道：「請來才熱鬧呢，省得賢弟心懸兩地。」陸書道：「二哥又說笑話了。」吳珍又向三子道：「你代我們中上辦八個碟子、四樣菜，晚上添兩樣菜、四個小碗，到大館裡去辦。第一要好，不要你家那些例菜。我今日特地將五位老爺請來的，關照家裡些相公好好應酬，不可怠慢。」三子連聲答應，走出房去了。這裡桂林梳洗已畢，帶了鑷子，插了兩柄玫瑰花，穿了裙於，穿好鞋子，係好鞋帶，就睡到牀上與吳珍對槍過癮。袁猷們同雙林說玩話，嘻嘻哈哈。

穆竺將袁猷拉到房外天井裡，向袁猷道：「表兄，你們同這女人坐在房裡說玩話，倘或他家父母、丈夫、哥兒兄弟看見了，不是玩的。表兄你讓我走罷。」袁猷聽了這話，便笑道：「賢弟，你不要怕，儘管同他取笑，他是個婊子，諸事總有哥哥。」穆竺道：「你是我表兄，我是你表弟，你說他是表姊，我卻不曉得這門親眷。」袁猷聽了，忍不住笑，又不好罵他，仍將穆竺拉到房裡坐下。

只聽得房外有人喊道：「文相公來了，請這邊房裡坐罷。」門簾一啟，進來了個女妓，年紀約有二十七八歲。磨刀磚的臉，許多雀兒斑，搽了一臉的粉，把臉都膩青了。穿了一件西湖水洋布褂，係了一條元（玄）色洋布裙。有六寸大些腳，穿了一雙洋布鞋子，底小幫大，全仗鞋帶著力。進了房來，請叫了一聲：「諸位老爺！」同桂林、雙林彼此招呼。桂林道：「姐姐請坐。」賈銘們總不認得，請問他芳名、住處、現在那裡。袁猷道：「大哥，你當真認不得他？他叫文蘭，是興化人，現在七巷擺渡口慶子家裡。我那一日同幾個朋友到那裡打茶圍，看見他家卻有四五個伙計，要算這文相公是個尖兒。那些伙計，我不怕文相公見怪，都是些牛鬼蛇神，看不上眼。我聽見與文相公相好的一個朋友說，這文相公牀鋪要算考第一呢。」文蘭含著笑道：「你老爺雖是面善，我卻不知尊姓，見面就拿我細人兒評味，要是吃酒，我要罰你一大碗。」說得眾人都笑起來了。文蘭請問過各人尊姓，又問了桂林、雙林名字。